

蔗甜心更甜

■ 张一虹

在岭南四月潮湿的风里,化州耀明糖厂门前蜿蜒的货车长龙,成了这个春天最动人的五线谱。每一辆满载果蔗的卡车都是一个休止符,载着蔗农的叹息与希望,在柏油路上谱写出比蔗糖更甜的人间暖意。

糖厂老锅炉的轰鸣声比往常更响了。陈耀站在控制室,望着显示屏上跳动的数据——2.7万吨果蔗,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涨。技术员说掺了糖蔗渣的锅炉燃烧得格外旺,就像此刻化州人的心。那些本要被造纸厂收走的甘蔗渣,此刻正与软趴趴的果蔗纤维紧紧相拥,在高温里涅槃成照亮他人的光与热。

饭点的厂区飘着白切鸡的香气。裕成饭店的老板娘把最后一份饭盒塞给广西来的蒙师傅,饭盒底下悄悄多卧了只卤蛋。三天前她看见这个黝黑汉子蹲在路边啃冷馒头,今天她的送餐车后厢里,还载着街坊们凑的化橘红和艾糍。糖厂财务小声提醒餐费超支时,陈耀摆摆手:“就当给司机兄弟们的‘甜味补贴’。”

公告栏新贴的候车补贴

告示前,山东司机老朱举着手机的手有些抖。三百块补偿金在掌心窸窣作响,比他拉过的任何一车砂糖都沉。这个跑遍中国的汉子突然想起老家地头的柿子树——那年霜冻,也是素不相识的果商高价收走了裂口的柿子。原来甜蜜的故事,总在灾难的土地上开花。

暮色里,最后一辆桂K牌照的卡车缓缓驶入厂区。车灯扫过围墙上的标语“有蔗才有厂”,那五个字在斑驳的漆面下依然鲜亮如初。化验室的姑娘们还在加班,她们知道每提升0.1%的出糖率,就能多保住一户农家的春耕希望。

窗外,新到的福建蔗农正和广西司机分享水烟筒,方言混着烟雾升腾,比蔗汁更浓的是人情的醇香。

这个春天,全网都在传颂糖厂的暖心故事。但真正尝过滋味的,是那些捧着饭盒的司机,是电话里声音哽咽的蔗农,是偷偷在餐车多放了化橘红的街坊。这些藏在热搜背后的细碎甜味,才是化州人最想告诉世界的——有些糖,不在包装袋里,而在人心里慢慢融化。

口述大海(外二首)

■ 杨承志

该如何描述你
万流归宗纳千川而不盈
洪涛澜汗涵万象而无界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横亘于天地

潮生浪卷亘古荒芜
烽烟起落桑田变迁
逝水而去阅尽人间世事

一朵朵浪花如千万张白纸
写下天地间所有的离合悲欢
浪尖压着那一缕光
穿越四季重塑生灵万物
《诗经》久远,“盘古”星辰天涯
涛声淘尽秦汉月缺唐宋月圆
帆影逐浪皆过客
星沉潮汐耗尽世间多少情仇恩怨

沧溟无垠阅尽千帆
潮起潮落朝暮更迭,寒暑交替
贝壳藏着旧时光的絮语
浪尖镌刻着人间的柴米油盐
一叶扁舟逐风浪
百舸争流耕碧海
渔船把生活写在一张张渔网里
渔人把世代相依的故土良田
揉进了深蓝怀里
酿成岁月的酒
酌这一海春潮

沧溟亘古如斯悠悠千载
揽天地灵秀藏宇宙玄机
容世间百态载万古春秋
乾坤万象皆蕴于波涛万顷

月华初升海上潮生
清辉漫过沧波浩渺
天涯共一轮
幽辉脉脉诉尽千古悠悠

黄昏随想

黄昏悄悄来临
晚霞给夕阳增添一丝灿烂
绚烂的云霞,金黄的沙滩,湛蓝的海水
流泻着如潮的思绪

是谁
在洒满落叶的小道上
在那一片浅浅的海湾中
悄然写下诗篇
描绘出一幅朝阳与海的画卷
追寻着渔船与水手那强盛不竭的生命源

失落的,不是期待
追寻的,是春天的足迹
获得的,是秋月的成熟

在我沉思的路上
鲜花妩媚开放
音乐泉水在流淌
圆舞曲在飞旋

在我沉思的路上
幸福的吉祥鸟
在我的生命里旋舞
在我追求中飞翔

是诗,有今天的芬芳

是画,有未来的世界

在我的沉思中
诗与画浑然融合
渔船和水手在寻梦
晚霞与朝阳盎然生辉

江湖

谁在风中独孤求败
谁在滚滚红尘里刻骨柔情
恢弘荒原粗犷
驼铃声声悠长
仗剑天涯醉影朦胧
举樽酹寥廓祛除了几许孤独
悠悠旷古情愁
梦断江湖夜雨
涛声淘尽英雄
淹没在天地间那一抹残阳中
消融了几回寒暑

江湖不仗剑
隐于心存于世
口为江肚为湖
红尘过客一壶酒
青影独处梦浮萍
十年风尘路漫漫
故园风雨
几家欢喜几家愁
光阴滑过指缝
流水荡尽人生
淡淡倩影,浅笑一笑
佳人何处
白云为笺寄相思

消失的玉米

■ 徐茜

今天起得早,我兴致勃勃地去买菜,打算做个可乐鸡翅,再煲个胡萝卜玉米猪骨汤。

假期里的菜场人来人往,每个人手里都提着沉甸甸的肉和蔬果。商铺门前的过道上,也摆得满满当当:冒着雾气的木瓜、茄子紫得发亮、辣椒红绿相间,还有不少土货——小泥鳅在盆里滑溜溜地转,黄鳝懒洋洋地盘成一团,水鱼缩着脖子伏在一旁不声不响。我向喜欢逛菜场,总觉得菜场里的东西又多又新鲜,怎么看也不够。

转角处,一辆小贩车吸引了我,车子前端摆着电子秤,秤盘擦得锃亮,旁边贴着微信和支付宝的收款码。车兜里整整齐齐摆着玉米、胡萝卜、莲藕,还有淮山、马蹄、栗子,全是煲汤的好料。我伸手挑了一根个头硕实的玉米,学着旁人一层一层地扒开柔软的苞叶,扒到最后最后一层时指甲不慎磕在一粒玉米籽上,只听“噗”的一声轻响,清甜的汁水骤然迸溅,几点凉意落在脸颊。我微微一愣,随即忍不住笑了,这来自土地的清甜,竟是如此鲜活而直白。

老板娘约40来岁的样子,齐耳短发,一件碎花上衣衬着黑色西裤,脚上蹬着一双棕色的小皮鞋,有些发旧,但擦得干净,如同她车子上的物品一般——都透着利落和用心。她接过我手里的玉米,放在秤盘上,瞟了一眼,麻利报出价钱:“两块五。”

付完钱,我的目光又被一旁粉润的莲藕勾住了,心里正犹豫着要不要买,嘴上却已经

问出口了:“莲藕怎么卖呢?”“5块。”老板娘口齿和善,笑着夸赞我有眼光,说这莲藕粉糯绵密,最适合煲汤。买下玉米和莲藕,我的目光又不自觉落在旁边的淮山上,心里竟生出几分贪心。人大概都是这样,明明一顿饭菜吃不了太多,可置身琳琅满目的菜场,总想多囤几分美好。

直到袋子勒得手心发沉,我才心满意足往回走。走在路上,忍不住笑话自己:楼下明明就有菜场,偏要被一时新鲜勾了魂。

转眼到了11点,我准备拿出食材煲汤。可怪事发生了,玉米不见了,难道忘记拿了?还是落在水果店了?我站在厨房里,把袋子翻了个底朝天——莲藕在,胡萝卜在,可乐安安静静地立在灶台上,蓝莓也好好地收在冰箱里。可那根又嫩又甜的玉米,那颗会溅出甜甜汁水的玉米,却凭空消失了。

我愣在原地,脑子里开始回放刚才的每一个画面:老板娘说“两块五”,我付了钱,她递给我了吗?我好像只顾着问莲藕的价钱,又惦记着淮山,难道是付完钱,玉米压根就没拿?心里越想越乱,像被人轻轻揪了一下。那根玉米不贵,才两块五,可偏偏就是它,是我今天在菜场最开心的发现。

我站在水槽前,拧开水龙头,又关上。水流戛然而止,心里空落落的,竟有些无处安放。懊恼像潮水一样漫上来,不甘、好笑,还有几分说不清的怅然混在一起。一根玉米而

已,我却仿佛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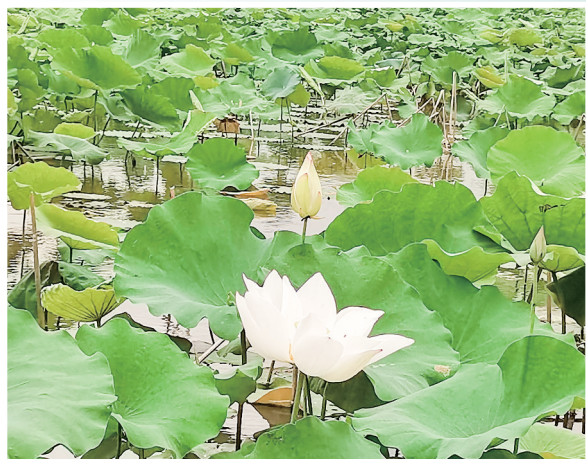
这时女儿从房间探出头,轻声问我什么时候开饭。我话到嘴边,想诉说丢了玉米的烦恼,却瞬间释然浅笑。想起奶奶常说的老话:“丢东西是平常事,人这一辈子,哪能样样都拎得稳稳当当呢?”

年少时不懂这话的深意,这一刻我却忽然豁然开朗了。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年轻时总想把所有美好牢牢攥在手心,盼爱情圆满,盼情谊长久,盼每一次选择都无憾,盼每一段路途都顺遂。可走着走着才明白,人生旅途漫长,总有一些人和事,一些美好,会不经意落在半路。不是我们不够珍惜,而是世间圆满本就难得。

那根遗失的玉米,或许仍安静躺在小摊上,或许留在了水果店里,或许落在街角路边,终将遇见另一个有缘人,成全另一桌人间烟火。而它带给我的那份清甜与欢喜,早已留在心底,不曾真正失去。

我拧开火,将余下的食材缓缓下锅。少了玉米的汤,也许没那么甜,但胡萝卜的绵柔、莲藕的粉糯,依然能熬煮出属于自己的温润滋味。人生亦是这般,褪去年少的轰轰烈烈,往后的日子平淡朴素,却自在、踏实,一饭一蔬,一朝一夕,皆是生活本真。

窗外微风拂过,携来初夏温柔的气息。我告诉自己:不必为错过耿耿于怀,接纳缺憾,珍惜眼前的烟火、身边的家人,便已是人间最好的圆满。



夏荷初开 萱禾摄

爷爷的礼物(外一首)

■ 蔡志强

许多年后的夜读
是爷爷给我的礼物
爷爷的礼物是一张发黄的奖状
一张先进模范的照片
一些碎片的记忆
六十年的时间换了包装
爷爷的形状没有改变
他把雷打石的春色
燃烧正旺

从夜色读到晨光灿烂
今天的雷打石是一首完成的诗篇
这是我从启蒙到成长的周末作业
夜读的账单在不断展开和补充
那些记忆是思想深处的礼物
一年年增益

笑容

她的笑容荡起一池的春水
那天午后,医务室的空气
温柔如春天的花开
消毒水的气味虽然很淡
她说过话却溶解了
就医者的焦虑
手指温度与嘴角微言
是她笑容的字写
那些时间产生的漏洞
补上,每日繁忙
不能写意的黄昏

当思想的瘟疫产生的恐惧
奔走躲避的患者消失在人们的
视线
“麻风”这个名词异常沉重
爷爷自告奋勇站立在山头
中医和西医像两把小刀
切入患者的皮肤
怀疑与恐惧激烈斗争多年
阳光终于普照雷打石
重新回归社会的他们
像古籍整理出的新词条